

冯日乾杂文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

书 名：冯日乾杂文选
作 者：冯日乾
出版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ISBN：7-224-04559-4
中图分类号 I267
定 价：¥13

我与杂文(代序)

我最早认识杂文是在鲁迅先生的大作里。始终微笑的刘和珍府门喋血;有着台州式硬气的柔石身中十弹;东三省丢了不可怕,青年学生一请愿政府便怕得发抖,说是“国将不国”。我从中看到了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眉目”。鸣鞭的工头,革命的小贩,西崽二丑哈巴狗,群魔嘴脸在先生笔下无一逃遁。自欺欺人者,患着浮肿却希望别人说是肥胖;围观杀人的,“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当时“大众的灵魂”呼之欲出。遥想当年,风沙扑面,狼虎成群,明枪暗箭,腹背受敌,先生却紧握那支“金不换”;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横扫千军,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我无法不感佩这位文坛巨擘的博大精深以及那参天大树般独立不倚的风骨。优秀的诗文曾使我为之唏嘘,为之挥泪,而先生这种没有媚骨但有正气,毫无死相而充满活力的文字,也同样让我陶醉其中,时而发笑,时而拍案,甚至别有一番痛快酣畅在心头。

生来不会掩饰自己的内心,喜恶爱恨,常写在脸上。小时从父母那里受到的也只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启蒙教育,长大后又太过于相信书中所讲的

为人之道；世事不曾洞明，人情难以练达；三十未立，四十仍惑；这也有看法，那也有感想，有想法又不会沉默，说出来还不愿吞吞吐吐。于是，鲁迅杂文便令我五体投地了。

这是一种大抵以社会批评为己任，以文笔精粹为特长的艺术性评论，是清香而有刺的蔷薇，不是雍容而华贵的牡丹。但自然也不是野棘、荒草或枯木。看似容易却艰辛。而我没有泉涌的文思，更无一挥而就的才华，时间和精力也都极为有限，我只有尽其所能，精心结撰，把杂文当作杂文写。所以，千字短文，构思修改常需数日，有时有了想头，已是不吐不快，但苦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理想的表现方式，便只好让其“胎死腹中”。有的幸而在一两年后找到了“灵芝仙草”才救活过来。

学写杂文断续已十多年了，尽管至今仍是杂坛一个无名龙套，我乐在其中；但也十分艰苦，因为这在我就是创作。我不敢对自己期望太高，但求做一个严肃的作者，让自己的作品耐读一些。

1990年为《三秦花边文苑》作

目 录

我与杂文(代序)	(1)
由“慕名”谈到“畏名”、“讳名”	(1)
人与鬼	(4)
对于“挺平社”的人们	(7)
风火不相容	(10)
为靳开来请功	(13)
忍辱含垢不是美德	(16)
嫉妒种种	(18)
“但愿”别解	(21)
未必不祥的话	(24)
赌徒升天的秘密	(26)
别冤枉了黄金	(29)
填表疑难征答	(32)
老太太的幽默	(35)
论“丢不起人”	(37)
英雄为何落泪	(39)
清谈误改革	(41)

菠菜何以变鹦哥	(43)
包公形象臆测	(45)
警告发出之后	(47)
老鼠怕的是真猫	(49)
权力的去向	(51)
论罚吃肉之可与不可	(53)
答梁洪瑞	(56)
可记得初会刘姥姥	(59)
“意思”的意思	(61)
我向往“海棠诗社”	(64)
韩愈焦急的另一面	(66)
杂文应是有情物	(68)
莫明其谬(之一)	(70)
盛哉!“编”风	(73)
莫明其谬(之二)	(75)
理解	(78)
第八十一难试解	(81)
举手之间	(83)
钱,哪儿去了?	(86)
“看客”之外	(88)
说“活”	(91)
莫明其谬(之三)	(93)
不只是“心理需要”	(95)
莫明其谬(末篇)	(98)
怒的礼赞	(100)
不怎么有趣	(102)
谲术之由来	(105)

我们现在怎样教书	(108)
求人祝贺	(111)
从遮掩到裸露	(114)
贾政之忧	(116)
无知的知识分子	(118)
滑稽而凄惨的史诗	(120)
可爱的“盲”	(122)
软硬说	(124)
也曾无聊	(126)
浮想联翩	(128)
相映成趣的烦恼	(131)
何处觅神羊	(133)
饕餮: 世界一最	(136)
毕竟是人杰	(139)
谁与斯人慷慨同	(141)
卖脸蛋	(144)
随想录(一)	(146)
随想录(二)	(148)
不聪不明莫为官	(150)
有人读了错字	(152)
随想三题	(154)
作家卖书随想	(157)
还会出唐吉诃德	(159)
随想录(三)	(161)
体坛外随想	(163)
延县长殉职后	(165)
竞争随想	(168)

吴宓已逝,冯润璋年届耄耋	(171)
读史随想	(174)
“义”“利”文章表皮下	(177)
英雄与“格”	(180)
看《杨乃武与小白菜》	(183)
“大头和尚戏柳翠”	(186)
“呆子”随想	(189)
我是谁	(191)
“热”疑	(194)
看“戏”	(197)
随想录(四)	(199)
佛光·佳话·	(201)
忽然想到	(204)
“罚罚罚法发,钱钱钱前天”	(207)
潇洒随想	(210)
又来说“骂”	(213)
随想录(五)	(216)
“哭啼啼”+“笑嘻嘻”=?	(218)
听说:养狗也是文化	(221)
“吃饱了撑的”	(224)
云阳在哪里	(227)
不敢恭维的新闻	(230)
梦话	(233)
期盼《斩刘张》	(235)
没有结果的争论	(238)
“国际玩笑”	(240)
“巧取豪夺”说	(243)

老祖宗创造的句式	(245)
不妨换个思路	(248)
啥都可以卖?	(251)
并非“周瑜打黄盖”	(254)
少发点老爷脾气	(256)
李宝嘉也许是对的	(259)
“袖珍工程”	(262)
越来越“明白”?	(264)
最难是“官”念	(267)
老爷脾气是惯的	(269)
死而无“愿”	(272)
为小红一辩	(275)
流行歌曲创作指南	(278)
文卖标题	(281)
吃了金子吃什么	(283)
重读《小二黑结婚》有感	(285)
幸运的冯贵洲	(288)
难得萧条	(291)
张居正的尴尬	(293)
少年出走与阿 Q 革命	(296)
最堪忧:不挣而敢花	(299)
附录:	
就杂文创作答张世民君	(302)
佛在心中 不敢说悔 —— 不规范的后记	(306)

由“慕名”谈到“畏名”、“讳名”

《陕西日报》副刊上登过一篇叫做《“盛名”、“无名”及“慕名”》的杂文，针对某些刊物“老是盯住几个‘盛名’不放，而弃广大‘无名’于不顾”的现象，希望大家都能来重视扶植、培养“无名”之辈的工作。读了那篇杂文，我联想起文艺评论方面的一些现象来：影片《大河上下》一出，评家蜂起，“史诗”呀，“一扫帮风帮气”呀，“宽而不散、多而不乱、长而不懈”呀，甚至影片还未上映，就有报纸说它是“编导演俱臻上乘的好影片”。其实呢，看景不如听景，几乎该反过来说是“宽而散、多而乱、长而懈”。话剧《王昭君》固然是敢于创新、不同凡响的力作，但也明明存在着主人公性格比较简单、有的地方现代化的瑕疵。与郭老笔下的蔡文姬相比，观众在感情上觉得文姬近而昭君远。然而赞美之辞连篇累牍，实事求是的批评却不多见。这种现象该叫“慕名”，还是“畏名”、“讳名”，还是别的什么名呢，我没有想出恰当的字眼。总之，在一部

分同志思想上，“名人”者——诸如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的分量太重了。这些，我原不打算再加一撇的。现在又来写此文者，乃是因为读了《文史哲》杂志上两篇文章：一是去年第三期的《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是第五期的《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

记得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九七三年公开问世时，当时“官方”的宣传是颇为带劲的，但理论界的反应却很冷寞，“民间”评论则大为不敬。因为郭老此书，褒李贬杜到了不实事求是的程度。但那时候，大家除了实行“腹诽政策”、“闭目主义”，也就只有在熟人之间七嘴八舌地评议了。

现在的论坛热闹多了。笔者能看到的报刊有限得很，《文史哲》前述两篇批评《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实实在在地把郭老任意褒李贬杜的做法摆了出来，认认真真地在如何看待李白、杜甫其人其作上提出了和郭老不同的意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作为关心评论界的读者，委实感到高兴。兴奋之余，头脑里又生出了一些问号：郭老对李杜这两颗辉耀唐代诗国的明星仅仅是抑扬过当吗？这个问题，两文均未明确作答，只是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和感叹：“为什么对杜甫却这样过分要求呢？”“怪得很……”“更可怪的是……”“我很惊讶”“这真是奇谈！”等等，等等。

比较起来，《意见》一文还算触及了这个答案，作者写道：“个人好恶妨碍了他对唐代这两个诗人的正确评价。”但并没有把问题点透。个人好恶不是郭老褒李贬杜的全部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那样，不但无法解释《意见》一文自己提出的那些个“不明白”，也无法解释：郭老如果对杜甫有“个人之恶”，以前为什么又一再称颂他为“诗中圣哲”？事情明明白白摆着：这和作者在成书的那个时代所持的研究态度和写作动机有关。应该承认，即便一代宗师的郭老，在十年浩劫中，思想、理论和精神上也投下了林

彪、“四人帮”鼓吹的一些谬论的阴影，或者说反光。正是这些阴影，使郭老失去了科学的公正的态度。郭老，和一切伟大人物一样，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实事求是地指出他身上的历史局限性和某些具体方面的遗憾、不足，不会有毁他的伟大。然而，恰恰是因为他的伟大这一点，人们便不大能直言不讳了。“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天才的书并不都是杰作，大人物的思想、行为并不时时事事都是为人立德的光辉楷模。这道理似乎早为人们熟知，可是，到了实际中，却常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现象。但愿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更多的同志能从各种各样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于名家无损，于作为无名之辈的大家却有益。

1980年5月

人 与 鬼

重看秦腔《游西湖》，那先人后鬼的李慧娘形象，原先在我的记忆中是个资质美丽的幽魂，而今，我却禁不住要赞美这死而不屈的鬼雄。

是的，李慧娘的艺术形象是美丽的。从《鬼怨》一场起，她已经是鬼不是人，但她并不如一般传说中的冤鬼，叫人一见毛骨悚然。她是生前多美，死后多美，加上一身缟素，飘飘若凌云御风，越发显得风韵别致，说她像一枝腊梅，是一个很现成的比喻。当然，她之美丽，主要还在那冰清玉洁的内心世界。星月惨淡，泉台夜冷，这无依无归的孤魂呵，心中却依旧燃烧着对于裴生的爱情之火：“红梅花下永难忘，西湖船边诉衷肠”；“一身虽死心向往，此情不泯坚如钢”……这说人话，思人世，爱人生，有人情而并不想做清教徒、也不愿进奸相府的女魂，在善良的人们眼里，自然成了美丽的化身。

然而，李慧娘并不是一株枝柔叶嫩的鲜

花,她是一团光焰熊熊的烈火。《鬼怨》一场,她怨天问地:“为何人间苦断肠?”她怒火满腔:“咬牙切齿恨平章。”《救裴》一场,面对手执钢刀的廖寅,她毫不畏惧,且战且走。那传统的“吹火”表演,有力地渲染了舞台气氛,喷出了李慧娘压在胸中的冲天烈焰,终于吓退了助纣为虐的相府帮凶。《鬼辩》一场,她侃侃而辩。驳斥贾似道血口喷人的反噬,义正词严,揭露乱臣贼子祸国殃民的罪行,放情地嘲骂,放情地诅咒,直斗得堂堂宰相匍匐在地,满府爪牙人仰马翻……在那劳动人民“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生不如死的黑暗时代,“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这爱憎分明、惩恶除暴的鬼魂形象,对于正义的人们,怎能不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屈原曾经歌唱:“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陈毅也曾发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如果说古今这些诗作都毫无宣扬鬼神迷信的害处,那么舞台上的李慧娘,也就该是鲁迅先生说的那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她是被压迫人民嫉恶如仇,铲除奸凶的精神寄托,她,“鬼而人”,并非鬼。

可堪浩叹,几年前,权奸当道,佞臣误国,不仅使生灵涂炭,而且连死鬼也遭株连。他们信口雌黄,硬说死后复仇是自我麻痹,为统治阶级所欢迎;他们一棍落下,就把李慧娘打成了仇视社会主义的幽灵。其实,鲁迅早有名言:“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他并且断言:“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林彪、“四人帮”及其御用帮闲们的行径,只能证明他们既是艺术王国里的“呆鸟”,更是政治领域中的恶魔,“人而鬼”,并非人。

乾坤初转, 鲜花重放, 愿李慧娘的鬼魂——这具有人民性的艺术形象长留人间, 愿冤魂的制造者——那些道貌岸然鬼气入骨的“人面东西”早日灭绝!

1980年4月25日

对于“挺平社”的人们

关中农村有句俗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脸挺平。不晓得别处可有此种说法，不过我想，这话的意思即使外地读者也不难明白的。“脸挺平”者，做了于理有亏的事，本该心愧脸红却竟然面不改色之谓也。嫉恶如仇者被那些不顾脸皮的人们气得无话可说，就用这不大高雅的反语来表达心中的激愤与轻蔑。

我不想广征博引，说明信奉所谓“厚黑学”（皮厚心黑成大事之学说）者自古不乏其人。我只觉得不能保持沉默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挺得平”先生还远没有息影绝迹。

要当作家又写不出东西来，就把他人的作品拿来换上自己的名字投寄发表，你说这是抢掠剽窃，他说他原先还“不认为错”；创作要有独特性难不难？也不难。从外国大师那里偷得有关描写的美文字，变戏法似地塞入自己的作品，不就可以换取赞美，还能堂皇地开讲座、设专题，大讲“独特性”的经验

吗？——此等勾当由副教授和著名作家干出来，其“挺得平”的功夫是委实令人惊叹的。

说起来，“挺平社”像是个无形的跨行业组织，其社员不仅文艺界有，各行各业都有，党政部门也有。君不见，一些头上顶着官帽的人，把自己的小脚女人都充作知青转为城市户口了，还要慷慨激昂地大喊反对不正之风，他们甚至连国家拨的救灾款都中饱私囊了，却还在大庭广众中高唱党的原则；有的单位管理混乱，问题成堆，一次事故的损失几十万、几百万，当权者却“自我感觉良好”，吃得饱，睡得香；广西天等县，知识分子遭歧视，被迫弃职出走外省，那里的一位主管教育的县委常委、副县长不但不学萧何追韩信，反而大言不惭地嚎叫：“都走吧，地球照样转，我还是做我的官！”——请看，这些口上喊干社会主义，实际是吃社会主义、拿社会主义、混社会主义、毁社会主义者，哪一个够不上“挺平社”的社长呢！

常听人们慨叹说，那些脸厚心宽胃口开的人们是无法可治的。我大不以为然。要知道，“挺平社”的人们，都是不大自重自爱的，他们重目的，爱实惠，只要稿费照拿，工资照领，官职不降，体重不减，你在背后指脊梁、论短长，他心不惊恐，当然脸就不红。而我们过去对这些人的谴责往往是在背后，形诸笔墨，也常是有意模糊，旁敲侧击，说了半天，帽子下边不见人。这方略也需要改一下的。比如他皮质厚，挺得平，不妨指名道姓，公开揭露，刺得深一些；再不行就叫他拿了别人的交出来，吞了人民的吐出来，该赔的赔，该罚者罚；他若是硬着头皮只坐共产党的官，却拒不落实共产党的政策，那就应当下定决心请他走开。一句话，叫他们心惊肉跳混不成，看他们还挺得平挺不平！

最近，中纪委明文通知，对那些以权谋私和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又屡教不改的严重官僚主义者，要“坚决撤换”；我看这正是